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特

號

文學研究法

姚永樸編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姚永樸編

文學研究法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每成一篇。輒爲瑋等誦說。危坐移時。神采奕奕。恆至日昃忘餐。僕御皆環聽戶外。若有會心者。不數月全書成。顏曰文學研究法。其發凡起例。仿之文心雕龍。自古有書契以來。論文要旨。略備於是。後有作者。蔑以尙之矣。今或謂西文藝學可質言之。無取於文。一切品藻義法之談。有相與厭棄而不屑道者。吾不知其於西文果有心得否耶。言之無文。行之不遠。一日欲發摠其胸中之所得。而或不能達。將必復有取乎此。庶有以知瑋言之非阿好也。門人固始張瑋謹識。

文學研究法總目

卷上

一	起原	一
二	根本	九
三	範圍	一七
四	綱領	二五
五	門類	三三
六	功效	四四
七	運會	五三

八 派別……………六四

九 著述……………八〇

十 告語……………八〇

十一 記載……………八六

十二 詩歌……………九四

卷下

十三 性情……………一

十四 狀態……………九

十五 神理……………一八

十六 氣味……………二六

十七 格律……………三三

十八	聲色·····	四四
十九	剛柔·····	五八
二十	奇正·····	六五
二十一	雅俗·····	七二
二十二	繁簡·····	八〇
二十三	疵瑕·····	八七
二十四	工夫·····	九五
二十五	結論·····	一〇九

右文學研究法二十五篇。桐城姚仲實先生撰。先生論文大旨。本之薑塢惜抱兩先哲。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論。莫不考其全而擷其精。故雖謹守家法。而無門戶之見存。往歲主講國立法政學校。著有國文學四卷。翔瞻而簡易。典顯而精鑿。學者便之。瑋適以是時亦濫竽講席。獲讀其書。亟率諸弟執贄往受學焉。今年先生復應文科大學之聘。編訂講義。較國文學尤詳。

文學研究法卷上

一、起原

昔尙書帝典云。詩言志。歌永言。聲依永。律和聲。詩關雖序云。詩者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。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。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。故永歌之。永歌之不足。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。聲成文。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。其政和。亂世之音怨以怒。其政乖。亡國之音哀以思。其民困。故正得失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莫近於詩。朱子熹詩集傳序云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。則不能無思。既有思矣。則不能無言。既有言矣。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。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。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爲作也。然則文字之原。其基於言語乎。言語其發於聲音乎。聲音其根於知覺乎。大凡盈天地間者。皆物也。物之號有萬。其由氣而

凝爲質者爲礦物。有生意者爲植物。有知覺者爲動物。動物之中。惟人也。得五行之秀氣而最靈。故鳥獸雖有知覺。而狹而不廣。偏而不全。人則既廣且全。廣故大。全故周。自墮地以來。卽呱呱而泣。蓋已有所欲矣。繼而解笑。又繼而解言。至能言而思無不達。求無不遂矣。故不惟一己之欲。可以表示。且人與人之欲。亦可以相爲感通。然而能宣之於覲面者。究不能推之於萬里。是行於近而隔於遠也。能著之於一旦者。究不能求之於百年。是通於暫而滯於久也。使終古如斯。將思之達者。仍有所不達。求之遂者。仍有所不遂。有聰明睿智者出焉。於是作書契以易結繩之治。百官以理萬民以察。蓋至是而人類之作用。乃益宏。文字之功效。乃不可勝數矣。昔揚子雲雄法言問神篇云。言心聲也。書心畫也。徐偉長幹中論貴驗篇引子思云。事自名也。聲自呼也。孔冲遠穎尙書疏序云。言者意之聲。書者言之記。韓退之愈送孟東野郊序云。人聲之精者爲言。文辭之於言。又其精也。程子頤語錄云。凡物之名字。自與音義氣理相通。天未名時。本亦無名。只是蒼蒼然也。何以便有此名。蓋出自自然之理。聲音發於其氣。遂有此名此字。然則天地之元音。發於人聲。人聲之象形。寄於點畫。點畫之聯屬而字成。字之聯屬而句成。句之聯屬而篇成。文學起原。其在斯乎。其在斯乎。粵稽庖犧氏之王。

天下也。仰觀象於天。俯觀法於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於是始作八卦。易說卦傳

又因而重之。繫辭傳爲六十四卦。蓋天地萬物之情狀。已隱然括於其中矣。及黃帝時。史臣倉頡。見鳥

獸蹏迹之跡。知分理之可相別異。乃造書契。其初但依類象形。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。而謂之字。

著於竹帛。則謂之書。周禮地官保氏。教國子有六書。所謂指事象形。形聲會意。轉注假借。是也。許叔

重。慎說文解字序云。指事者。視而可識。察而見意。三。是也。二。三。卽上下象形者。畫成其物。隨體詰詘。日月

是也。形聲者。以事爲名。取譬相成。江湖是也。會意者。比類合誼。以見指撝。或信是也。轉注者。建類一

首。同意相受。考老是也。假借者。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。令長是也。漢書藝文志又云。六書謂象形。象事

象意。象聲。轉注。假借。造字之本也。大抵文字之義。總歸六書。故同爲造字之本。然序不可紊。其最先

者。爲指事象形。有指事象形。而後有形聲會意。有四者爲體。而後有轉注假借爲用。故漢志於四者

皆曰象。而二者綴於後。與許君小異而大同。但世運變遷。而文字隨之。據說文解字序云。周宣王太

史籀著大篆十五篇。已與古文或異。七國時。以天下分裂。字尤異形。秦始皇時。李斯乃奏同之。罷其

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倉頡篇。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。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。皆取大篆。或頗省

改。所謂小篆者也。時大發吏卒興戍役。官獄職務繁。初有隸書。以趣約易。古文由此絕。自爾秦書有八體。曰大篆。曰小篆。曰刻符。曰蟲書。曰摹印。曰署書。曰殳書。曰隸書。漢興有艸書。孝平皇帝時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。令說文字。未央廷中。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。及新莽居攝。復改定古文。時凡六體。所謂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鳥蟲者也。隋書經籍志亦云。自倉頡訖於漢初。書經五變。一曰古文。倉頡所作。二曰大篆。史籀所作。三曰小篆。李斯所作。四曰隸書。程邈所作。五曰草書。漢初作。秦廢古文用八體。漢用六體。并橐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。因事生變也。魏世復有八分書。然自晉以後。楷書獨盛行。其後遂爲世所循用。此字數逐代增加。古少而今多。與其體變易。古繁而今省之大略也。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。其用縑帛者謂之紙。縑貴而簡重。並不便於人。東漢元興中。和帝年號宦者蔡倫乃造意。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。和帝善其能。自是莫不從用焉。謂之蔡侯紙。後漢書宦者列傳及唐末益州有墨版。蜀相毋昭裔請用以刻九經。宋景德中。真宗年號又及於諸史。詳見焦筆乘由是印刷之業興。而版本出。明中葉復有活字版。此文籍流布。其術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。若是則今日宜文學發達。遠邁古初矣。而考其實乃有大謬不然者。何哉。間嘗推尋其故。然後知

今之字數孳乳而寢多。其體又視古日歧。迨至楷書通行而去之也益遠。凡古之渾渾灑灑噩噩之文。在當日不難家喻戶曉者。今則雖老師宿儒。欲求其融洽貫通。非竭畢生之力。不能得其涯涘。故古者以同而易。今以歧而難。此其一也。今之繕寫印刷。視古爲便。凡古人之著於竹帛者。類皆衆所宗仰之書。匪是則殺青無日。職是之故。雖漢之賈誼董劉。其所纂述多者百餘篇。少乃五六十篇。或十數篇。或數篇。今則村塾學究。坊市賈客。亦皆著書鏤版。自命通才。雖擗擗餽餽。率爾成章。然以當於庸俗之心。遂致不脛而走。汗牛充棟。涉覽殊艱。故古者以少而專。今以多而紛。又其一也。然則如之何而可。曰。欲由今溯古。以通其訓詁。必自識字始。夫古者大篆且羣以爲異於古文。今雖小篆尙覺近古。故說文一書。自當與爾雅同資研究。庶幾可知古人造字根原。若者爲本義。若者爲引申義。若者爲假借義。而經典之奇字奧句。可以漸通矣。試觀古今文家。如李斯有倉頡七章。司馬長卿相有凡將篇。揚子雲有訓纂篇。八十九章。班孟堅固復續十三章。而段氏玉裁說文注。引其中所載孔子以下數十家之說。皆深於文事者。唐韓退之尤兢兢於此。故其言曰。凡爲文辭。宜略識字。蚪書後記又曰。文從字順。各識職。樊紹述墓誌銘近世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論文。亦以訓詁精確爲貴。日記可見欲文章之

工。未有可不用力於小學者。曩時巴縣潘李約。清爲永樸述南皮張文襄公。洞督學四川日。每諄諄

以此訓後進。以爲小學乃經史詞章之本。及任滿旋京。成都門人武抑齋孝廉。謙問治說文如何致

力。公告以入門之法曰。試取許君五百四十字部首。記其形體。審其音讀。究其訓解。殫數十日之力。

往復熟習。必期一覩其字。卽能讀爲何音。辨爲何義。並閉卷而能默寫其字體。一一無譌。再與言第

二事。其論至爲切實。可備學者之取資。若夫欲從數百千萬卷中。撮其英華。去其糠粃。非知所決擇

不可。欲知所決擇。非有真識不可。欲有真識。非有師承不可。蓋有師承而後有家法。有家法而後不

致如游騎之無歸。昔吾家惜抱先生。鼎嘗謂己才弱。而上劉海峯先生。大畫。則言所賴者。在於聞見

親切。師法差真。意正如此。夫古今集部。浩如煙海。究之足以名世者。每朝不過數人。六經周秦諸子

楚辭文選姑勿論。近世古文選本。莫善於姚氏古文詞類纂。曾氏經史百家雜鈔。二書自六朝以前

人外。其以爲圭臬者。惟唐荆川。順茅鹿門。坤所定唐宋八大家。姚氏益以元次山。結李習之。翺張橫

渠。載鼂无咎。補歸震川。有方望溪。苞劉海峯數人。曾氏益以元次山。陸敬輿。贊李習之。范希文。仲司

馬君實。光周敦頤。程張朱四子。范茂名。浚馬貴與。端歸震川。姚惜抱十餘人。駢體文選本。莫善於李申

耆兆駢體文鈔。其所錄者自秦以迄於隋而已。古今體詩選本。莫善於王阮亭士。古詩選。唐人萬首。

絕句選。姚氏五七言今體詩鈔。曾氏十八家詩鈔。王姚所列入者較多。曾氏所謂十八家。曰曹子建。

植曰阮嗣宗。籍曰陶淵明。潛曰謝康樂。靈曰鮑明遠。照曰謝元暉。眺曰王右丞。維官終尙書右丞。曰孟襄陽。然。

襄陽人。曰李太白。白曰杜工部。甫晚依嚴武於蜀。曰韓昌黎。愈南陽人。先儒謂在脩武然文。曰白香山。

居易居東都履道里。構石樓香山。自稱香山居士。曰李義山。商曰杜牧之。牧曰蘇東坡。軾在黃州築室於東。曰黃山谷。庭堅。

鵬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。曰陸放翁。游爲參議官於蜀。以蜀帥范成大文字。曰元遺山。問蓋鑑別。

泉之勝。因自號山谷道人。曰陸放翁。交不拘禮法人。譏其疏放。因自號放翁。曰元遺山。問蓋鑑別。

皆極精審。吾人從事茲學。自當先取派正而詞雅者師之。餘則歸諸涉獵之中。又其次者。雖不觀可。

也。果如是。必不致損日力而墮入歧途矣。或曰文章特一藝耳。沾沾自喜何爲。曰否不然。凡以文。

學爲一藝者。不過本孔子文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。論語與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學

諸語耳。然孔子之意。蓋以行爲文之本。非謂有行即可無文也。使其如此。何爲四教以文爲首。述而

畏於匡。且曰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子罕昔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云。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。夫所。

名之哉。斯言可謂諦當。然則北齊顏黃門

推之

謂自古文人多陷輕薄。

顏氏家訓文章

宋陳忠肅公

璣

謂一爲

文人便無足觀者。皆所謂時世所好之文耳。夫豈可漫無區別。而舉古人所藉以繼往聖開來學者。一概輕視之耶。或又曰。當今時事孔亟。所應討論者至多。奚暇及此。曰。否不然。子獨不聞國於天地。必有與立之說乎。夫國之所藉以立。豈有過於文學者。匪惟吾國。凡在五大洲諸國。誰弗然。蓋文字之於國。上可以溯諸古昔。而知建立所由來。中可以合大羣而激發其愛國之念。下可以貽萬世而宣其德化。政治於無窮。關繫之重如此。是以英吉利人。因其國語言文字之力。能及全球。時以自詡。吾國人反舉國文蔑視之。殊不可解。夫武衛者。保國之形式也。文教者。保國之精神也。故不知方者。不可與言有勇。且語言發於天籟。文字根於語言。則亦天籟也。既爲中國人。舉凡各種科學。非得有中國文字闡明之。烏能遍行於二十二行省。是故欲教育普及。必以文學爲先。欲教育之有精神。尤必以文學爲要。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。如曰精深高古之文。勢不能盡人皆知之。皆爲之。此則別有辦法。蓋分爲普通學專門學是也。何謂普通學。但求其明白曉暢。足以作書疏應社會之用可矣。何謂專門學。則韓退之答李翊書所謂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是也。大抵中小學校。與夫習他種專科。

能有普通文學。已爲至善。若以中國文學爲專科。豈可自畫。昔王介甫石安答孫長倩書云。古之道廢。踣久矣。大賢間起。廢踣之中。率常位卑澤狹。萬不救一二。天下日更薄惡。宦學者不謀道。主利祿而已。嘗記一人焉。甚貴且有名。自言少時迷。喜學古文。後乃大寤。棄不學。學治今時文章。夫古文何傷。直與世少合耳。尙不肯學。而謂學者迷。若行古之道於今世。則往往困矣。其又肯行耶。惜抱先生復魯絜非書亦謂古今才士。苟有爲古文者。必傑士。今當斯文絕續之交。諸君負笈而來。有志茲學。是不以爲迷也。使猶不以傑士相期。則吾豈敢。

一六 根本

左傳云。言以足志。文以足言。不言誰知其志。言之無文。行而不遠。襄二十五年此孔子尙文之說也。然論語又云。質勝文則野。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也雍夫質者文之本也。禮記云。無本不立。無文不行。禮器是文與本固相須爲用也。而本尤爲要。故孟子云。原泉混混。不舍晝夜。盈科而後進。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。離婁嗚呼。是豈獨爲立身行己言之哉。苟欲文之工。亦非此不辦耳。此韓退之所以云。